

网络情缘系列之一

瘦月亮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I247.5
2710

I247.5
2710
:2

瘦月亮

江



心星灯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瘦月亮（第1辑） 下

主编：董旭

作者：心星灯

责任编辑：董旭

责任校对：李蔓茜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5638611

邮政编码：130021

印刷：吉林省诚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59

字数：22200千字

版次：2004年4月第一版

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5601-2870-X/H·285

定价：195.00（全30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第七章 地心深处

“陆仙儿，你睡了吗？”

川南推了推躺在身边的陆仙儿一下，问道。

夜已深了，月华透过斑驳的树叶，把清凉的银辉洒在洞口边上。从他们睡的地方望去，那洞口就显得特别的亮堂。山风悠悠吹着，直灌进洞来，带来一阵阵的凉意。山里的夏夜，竟有着山外秋天般的感觉。

陆仙儿坐了起来，一对黑亮亮的大眼盯着川南，答道：“一躺下就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是累了要睡觉呢。要是不困的话，我想给你说一件事。”

“哦，这就巧了，我也正想给你说件事呢。”

川南翻身坐了起来，靠在洞里的石壁上。

陆仙儿说：“那你先说。”

“不，还是你先说，本来就是你先说有事告诉我的嘛。”

“叫你先说你就先说嘛，何必扭扭捏捏的呢。”

“好吧，那我就先说。不过我有两个要求，一，不准笑我，二，听了得给我拿个主意。”

“这个没问题。”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爸被弄到一个劳改农场去了，家里生活无着落，我就在嘉陵江边找了个砸石头的活，好歹挣两个钱糊口。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川南慢慢说着，尽量让语气平缓一点，感情的色彩淡一点。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天发生的事情，情绪也不知不觉地激动起来……

炽烈的阳光烘烤着几无遮拦的沙滩，南方的盛夏热得出奇。川南和立秋躲在用块破席挡起来的棚子下面，使劲砸着鹅卵石。早上喝下的两碗稀饭早就化成汗水流走了，带来的几块干粮又接济了饿得直吐清水的伙伴。闷热。口渴。饥饿。起满汗霜的衣服一次次被汗水浸湿，又一遍遍被热浪烘干。身上粘乎乎的，说不出地难受。

川南只穿了件背心儿来到江边，搓洗一根发黄的毛巾。骄阳燎着他的肌肤，可他却觉不出热来了，反而从心底升起一阵阵寒栗，身上就像有无数根尖刺在扎。他知道这是在烈日下晒得太久了产生的这一种错觉。

他的肚子咕咕叫着，胃里空得难受。舀了一大

杯子还算清亮的江水喝了一气，才觉得好了一点。他又从江里舀起一杯水，来到他和立秋的那个小棚，却见立秋的面色苍白，头上直冒虚汗，只那手还在机械地、一下下的砸着。

他紧走两步，从立秋手里将那沉重的锤子拿过来，将水递给她。立秋只喝了几口，就把杯子放在旁边的石头上，头朝着一边好一阵干呕，才泪眼花花的转过头来。

川南抓过她的一只胳膊号了下脉。脉玄数，且有着早搏的情况。知道她是饿的。忙对她说：“都中午了，你休息下，我去去就来。”

“川南，你去干啥？”立秋在背后喊道。

“没啥，一会儿就回来。”川南答了一声，快步朝前走去。

四下里很静，河滩上砸石头的人都躲到树荫下歇息去了，没人注意到他。他回头看了立秋一眼，给她做了个叫她到树荫下歇一会儿的手势，就朝远处的那个山坡跑去。

山坡在沙滩的尽头，从这里起，江岸就逐渐成了陡峭的石壁。他爬了上去，望着靠近一大片芭茅的那块苞谷地。地里的苞谷长得绿茵茵的，已开始胀籽了。平日里，他就见饿得受不住的伙伴去偷过。偷来苞谷后，在河滩上挖一个坑，燃起一个地埋火灶，不大工夫就把苞谷烤得香喷喷的。吃上两根烤苞谷很能顶饿。

他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刚掰下两个苞谷棒子就听有人在骂：“砍脑壳的，好大的狗胆！青天白日就来偷苞谷。砍脑壳的！这块地都偷得差不多了，我守了几天，才是你娃！”

川南心头一惊，扭头看去，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跑了过来，他手里拿着根绳子，满脸的怒气，上来就要逮川南。

川南第一回干这种事，又羞又怕，丢下苞谷就往地深处钻，想躲进密密的芭茅丛中去。没想却踢到一块石头上，痛得不行，人也摔在地上，被那大汉一把抓住，连推带搽地来到地边的岩石上。

立秋坐在一丛芭茅的阴影中焦急地等待着川南。

时间已经不早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影子，不由得有些心慌。她是答应了川南的母亲要好好照看他的。立秋赶紧站起来，朝川南去了方向走去。

刚爬上那个山坡，就听到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教训着：“……你是不是农民？不是。你离不离得开农民？谅你也离不开。但你为啥要祸害农民呢？”

立秋心里慌了，赶紧朝前望去，只见川南坐在石地上，双手正抱住自己的脚，而那个精壮的汉子，则高扬起手里的绳子要朝川南打去。

她知道，要是川南还手的话，别说是一个人，就是再多两个，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学他爷爷的医术就必须学那套独特的功夫，其中也包括神奇的

点穴术和一些进攻的招数。虽然川南对那些制服别人的招数并不十分感兴趣，但立秋也知道，由于他爷爷的缘故，川南学得还是不错的。那些招数一旦使出来，是很厉害的。立秋曾见识过川南的技艺，那是在一次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和川南遇上一群流氓欺负一个姑娘，几个人围着人家，连那件本来就很破旧的衣服都被撕破了。川南走了上去，大声地喝斥那帮流氓们。立秋替川南捏着一把汗，尽管他有工夫，可单拳难敌四手啊。那群流氓把川南围了起来。也没见川南怎么动手，只听“啪啪”几声，那些流氓们都捂起了腮帮子。川南拍拍手上的灰尘，大声地说：“别惹恼了我，否则有你们好看的。”那帮人却不服气，一窝蜂扑上来。川南自语般地说：“爷爷，孙儿不想与人斗狠，但人家非要和我打，我只好奉陪了。”川南身形一低，好优美的姿势！那条修长的腿不知怎么一扫，地上就躺满了哭爹叫娘的人。川南一跺脚喝斥道：“滚！以后再见你们欺负弱小，小心我拆你们的骨！”那帮年轻人知道遇上了高人，不敢还嘴，爬起来，慌慌张张地跑了……

可立秋也知道川南这回不会还手，听川南讲过，练功的人，在自己做错了事的情况下，是不能还手的。果然，川南只是一下下地朝后退着，而他的后面，则是一个高高的悬崖。

“川南，小心后面……”立秋气喘吁吁地跑过去，话未落音，川南已跌进了滔滔的江水之中。

也该着那天川南该出事，他本来是知道那石头下面就是一个悬崖的，只是从没干过偷窃的事情，又让人给逮了个正着，这心也慌了，意也乱了，居然就摔到了悬崖下面。

“你——”立秋急得说不出话来，紧盯着那人。

“我，我只是想吓一下他……”那汉子也慌了神，连声说，“快叫人来救，救，我，我可是不会水的哟……”

立秋甩给他一个愤怒的目光，一头扎进了江水中。尽管她知道，川南的水性不会亚于她。

这里是嘉陵江中有名的一个回水沱，每年都要淹死好几个人。这里表面看来风平浪静，下面却像有什么魔力似的，把人死死往下拉。

川南一掉进江中就觉得自己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旋转起来，并且越来越快，他挣扎着，竭力要游出那个特大的漩涡。然而，水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他只来得及看到立秋跳下来的身影，埋怨地喊了声：“你不该下来！”就被卷了下去……

二

“原来，你早有心上人了……”

黑暗中，陆仙儿的眼里闪出一星泪光，小声

说。

川南说：“也不完全是这样。立秋比我大，平时，我都叫她姐姐。可是那时发生的事，却让我直到现在都不知怎么办。”

“有这么奇怪的事？哦，我晓得了，她救了你，你在想该怎么报答她……”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故事才开了个头呢。”

“那你快往下讲！”陆仙儿抓住川南的手，摇晃着，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把他的手放下去了。

川南并没注意到陆仙儿的神情，他已完全沉浸在当年的情形中了……

“轰隆隆……轰隆隆……”

单调的声音持续不断。显得格外的肃穆，格外的动人心魄。

川南慢慢苏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黑？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这里是地狱么？在最初的几分钟内，他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耳边只有那“轰隆隆”的声音。他动了动，感到每一个关节都是那么疼痛，眼前老是冒着金星。他只得又躺了下去，手摸到了冰凉的、湿漉漉的岩石，逐渐回想起发生的事了。当那股强大的暗流把他拉下来后，他连着喝了好几口水，又觉得顺着水流翻滚了一阵，眼前骤然一黑，就昏过去。

川南歇息了一阵，挣扎着爬了起来，觉得有许

多细小的水滴溅到了脸上和身上。光着的脚似乎一直浸在水里。他使劲揉着眼睛，渐渐看清了周围的一切。

他好像是在一个山脚下。高高的山壁上有一道白色的瀑布，直泻进脚边一个说不出有多大也说不出有多深的水潭里。周围的石壁全都是水淋淋的，空气中有着一股腥腥的水味儿。

川南大为惊奇，我不是已经被卷入水底了么？难道水下真的别有洞天？还是我根本就是死了，这一切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

他使劲儿掐了自己一下，痛痛的。人也完全清醒了。他抬头看着，望得脖子都发酸了，终于看出那个瀑布是从一道不太宽的裂缝中泄进来的水形成的。“轰隆隆”的声音中夹着“滋滋”的响声，像是涌入了大量的气体。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些迷惑不解，心想该问问立秋才是。立秋尽管比他大三岁，念过高中，在他的心目中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她待人诚肯，又懂得照顾人，难怪母亲听说川南要跟着立秋一块去砸石子后，就痛快地答应了。

一想到立秋，川南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在水中时，他似乎看到了一眼她的身影，还喊了她一声。她是也被卷进来了？还是被水冲到了其它一个地方？她还活着么？

川南趴在了地上，借着微弱的光线，四下寻找

着。好一阵才摸到一个柔软的身躯，忙把她揽在怀里。是她，正是她。她浑身冰凉，眼睛紧闭着，白色的衬衣已被水冲得散开了，裸露出一身白净的肌肤。

“立秋，立秋姐！”川南试着叫了声，没有回应，心里一惊，赶紧抓起她的胳膊，手指搭在她的手腕上。还好，她还活着，那颗年轻的心脏还在顽强的跳动。

川南镇静了下来，在她的人中、合谷两个穴位上掐了一阵。这是两个急救的大穴，大凡是昏迷，昏厥都可用这两个穴来急救。果然，不一会，立秋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阵呻吟，渐渐苏醒了。

“这是在哪儿？小南。”立秋睁开一对美丽的大眼，无力地问。

“在一个洞里。在水下面的一个洞里。立秋姐，你看那道瀑布，像不像孙行者花果山的水帘洞呀？”他把立秋扶了起来，让她靠在他身上，把瀑布指给她看。

立秋望着那高高的瀑布，凝思了一会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以前，她曾跟父亲一起到华蓥山中的泻湖去过，那湖边的一处峭壁下也有一个洞，当地人叫做龙洞，那湖中的水日夜不停地往里面流，不知所终。爸爸告诉立秋，那是条阴河的入口。想来，这江边回水沱的石壁上也有这么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是窄窄的，像是岩石裂开的一条口子。江水直泻进来，就形成了这道瀑布。而这个洞穴是两层

的，上面相对较干，下面则是一条阴河，那个深潭就是阴河的入口。他们两人就是顺着瀑布落下来，跌在潭边的。

两人面面相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庆幸自己的大难不死，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赞叹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瀑布上方透进的光线越来越弱，最后就一点也看不见了。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他们。寒冷。饥饿。恐惧。浑身说不出的难受。黑暗中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两人“牙齿”相撞击的“得得”声却清晰可闻。

立秋将衬衣脱了下来，打算披在川南身上，但只摸了一下，就放弃了。那衣服一直都是湿漉漉的，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她靠近川南，想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

洞里的夜真长。阴森森的寒气几乎要把两人冻僵。离他们稍远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发着幽蓝的光，显得那么鬼魅。过了一会儿，那蓝光飘起来了，在半空中徜徉。

川南站了起来，十七岁的大小伙子还不习惯和一个女孩挨得这么近。他打算跳一跳，靠运动来给自己增加热量。可他只跳了几下，脚一软就摔倒了。

“小南，小南！”黑暗中，立秋焦急地喊着，摸索着找到了他，把他拉起来。

“立秋姐，我们回不去了。都怪我连累了你。其

实,你不该跳下来……”

“傻小南。你又是为了啥摔下江的呢?既然我们的命程中有这么一难,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它。我如果不跳下来,我会难过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来,小南,让姐姐来暖暖你……”立秋抓住川南冰凉的胳膊。

“不,立秋姐,我们还是来跳吧!”

“不行,我们要保存体力。”

“可是,可是,立秋姐,你……你是女……”

“我是女的,对不? 傻小南,难道你真不知这世上还有一种情么?它让那些有情的男女走到一起……小南,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喜欢我?”

“不,立秋姐,我是觉得配不上你……”川南感到脸上发烧,心跳得“怦怦”的。

“傻瓜,你平时都叫我立秋姐,其实,姐姐心中早就有你了。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么?来,别让姐姐失望。”

川南不再说话了,立秋张开手臂,将他紧紧地搂在怀中。

“小南,好些了么? 转过身来,让我给你把背暖和一下。”

川南不说话,他挣脱立秋的手臂,转到另一边,将自己的胸膛紧贴在她光滑的脊背上。

两人拥抱着,用自己的体温,用自己青春的热血相互激励,渡过了一个难捱的夜晚。

当洞里又能看到彼此的身影时，他们都没有因为自己几近裸体而羞愧。川南不顾立秋的反对，趁她不注意下到了水潭中，摸了几条没有眼睛，行动也比较迟缓的鱼，立秋也在水潭边的小水洼里寻来一些小鱼小虾，两人好歹填了肚子，就四处打探起脱险的路来。

他们所待的地方像是一个大厅，一条黑黑的巷子则向地深处延伸着。立秋和川南手拉手，朝里面摸去。也不知走了多久，那个巷道到底了，四下寻着，没有一点缝隙。将耳朵贴在石壁上，也听不到什么异常的响声。倒是倒在巷道里的几具白骨向他们无声地诉说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悲剧。

他们赶紧返了回来。寻了个较高、较干的地方坐下。尽管谁都没有说话，却都明白这一回他们是凶多吉少了。

第三天，立秋在地上用沙粒堆了两个小堆，又放了几块碎石在上面。声音哽咽着对川南说：“小南，愿意让立秋成为你的妻子么？”

川南有些吃惊地看着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郑重地点点头。

两人在地上跪了下来，面朝着瀑布的方向，郑重其事地磕头。

立秋说：“从今往后，立秋就是川南的妻子了，今后，不论命运把我抛到何方，我都忠实于我的丈夫，决不变心。”

川南说：“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了我最重要的一个人，她就是立秋，我亲爱的妻子。今后，不论我的岁月是短促还是漫长，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她的。”

微光中，两人都流着激动的泪水，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

“小南，假如你今天就想的话，姐姐会答应你的，明白我的话么……”立秋的脸滚烫，在川南的怀里，像只温驯的小猫。

少女隆起的胸脯像两个小山丘，那么温柔地在川南面前展现着，川南的心中涌起了青春的冲动。

“立秋姐，我能摸摸它么？”从来都没有此种体验的川南脸上发烫，他望着立秋的脸，小声地问。

“小傻瓜，我不是才说了么，今天我是你的新娘呀……”

三

“原来，原来你已经和她……”

陆仙儿惊叫了一声，打断了川南的回忆。

“别动你那小歪脑筋！”川南在陆仙儿的额头上点了点，说道：“我和立秋是清白的。不知为啥，也许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罢，我从内心觉得不能迈出最

后一步去。”

“你是觉得她不是真心的么？”

“哪能呢？我和她接触又不是一年两年了，她是怎样的人我还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有点趁人之危的嫌疑。所以……不过我坦白，除了那事，啥都干了……你一定在心里羞我了。”

陆仙儿并不答他的话，过了好一会才说：“你是个好人。总是替别人想得多。在那个时候还是想着立秋……”“人嘛，是得应该多替别人想想。俗话说：“将心比心。换把椅子坐坐。也许人家是看到逃生无望，才这样做的呢？要是能逃出去，能给她重新选择的机会，不是更好么？如果真的出不去了，再那样也不迟……”

“行了行了，”陆仙儿打断了他的话，“你还没有讲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怎么逃出来的？说来就更加奇了……”

“立秋姐，你看，不流水了！”

不知是第几天，也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立秋和川南正在水潭边寻找小鱼、小虾充饥，洞里突然黑了。飞泄的瀑布也突然停止了流动，只余些许水柱朝下流着，跌落在潭中，淙淙着响。

四周静得可怕，让人心头发毛。跌落下来的水声更加重了这里神秘的乞氛。这些天来，他们已习惯了洞口那光亮渐渐消失又渐渐出现。这一次，却